

生命周期视角下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明梦, 刘玉芳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发布日期: 2025年8月18日

摘要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兴边富民的关键产业,其高质量发展对国际经贸合作、区域协调发展、边境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政策演变、关键事件以及结合2000-2023年边境游接待人数年增长速率、入境过夜游客等数据变化趋势,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当前西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西南地区边境旅游仍面临新的挑战和智慧化服务体系滞后、资源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跨境旅游合作与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三方面发展瓶颈。研究立足于服务国家周边外交、优化旅游业发展格局和促进兴边富民行动的战略使命,深入探析市场需求适配性持续优化、旅游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持续加强三个维度的实践路径,推动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生命周期理论; 边境旅游; 高质量发展; 西南地区; 阶段演化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rder tourism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

MingMeng Liu^a, Yufang Liu^b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E-mail: ^a15125445677@139.com ^b15810729428@163.com

Abstract

Border tourism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serves as a crucial window for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and a key industry for border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ld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regional coor-

文章引用: 刘明梦, 刘玉芳. (2025). 生命周期视角下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管理学年鉴, 1(1), 47-58.
ISSN Print: 3079-5567; ISSN Online: 3079-5575.
DOI: 10.63313/Management.4002

inated development, and border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border tourism policies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key events, and trends in data such as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border tourism visitors from 2000 to 2023 and the number of overnight international visitors. Based on the life cycle theor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It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identifying three key challenges: lagging smart service systems, mismatches between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market demand, and incomplete mechanisms for cross-border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study is grounded in the strategic mission of serving the country's peripheral diplomacy, optimiz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landscape, and promoting the “Prosperous Border Areas and Enriched People” initiative. It delves into practical pathway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market demand alignment,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tourism supply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to dr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rder tourism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Keywords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heory; Border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uthwest China; Stage Evolu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边境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成为“睦邻、安邻、富邻”的重要民间外交方式,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国际经贸合作、边防常态化和生活化、边疆繁荣稳定等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边境地区实现兴边富民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近年来,伴随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加剧、交通方式革命性变革,尤其是航空网络发展弱化陆路口岸地位以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发展模式遭遇瓶颈,亟需探索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本研究聚焦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将西南边境地区明确界定为云南与广西两省区,通过整合政策文献、历史事件与入境游客统计数据,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科学划分其发展演进的阶段性特征,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经济基础、区位变迁等外部挑战以及基础设施、产品供给、合作机制等内部瓶颈。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特色,提出切实可行的突破路径,旨在为破解西南边境旅游发展困境、推动其向复苏与更高层次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指导,服务于国家边疆安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大局。

1. 理论基础

1.1. 边境旅游

1987 年 11 月,国家旅游局和对外经贸部批准了丹东市至朝鲜新义州的自费旅游一日游活动。

1988-1990 年期间, 以国务院办公厅或国家旅游局的名义下发文件, 先后批准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边境城市开展边境旅游。1997 年 10 月, 国家旅游局、外交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至此, 地方性、小众群体的跨国旅游活动在国家行政管理和外交事务层面得到政策性规范, “边境旅游”一词也正式成为旅游业界、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指代我国与相邻国家之间居民跨境旅游活动的专用术语。在 1997 年 10 月 15 日发布实施的《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中, 我国政府对边境旅游的定义是: 经批准的旅行社组织和接待我国及毗邻国家的公民, 集体从指定的边境口岸出入境, 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的旅游活动。国内学者张广瑞、陈永涛、熊礼明、李明等学者对边境旅游概念定义均有研究, 韦国兆 (2008) 认为边境旅游是指旅游者通过边境口岸在指定区域和时限内所进行的跨境旅游活动或在边境地区进行的旅游活动, 边境旅游包含边境地区游和边境跨国旅游两方面。边境旅游往往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区域合作以及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推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民间外交的重要途径。

1.2. 西南地区划分

依据现有研究, 我国大陆边境地区被划分为东北边境地区、西北边境地区和西南边境地区三大片区。关于西南边境地区的具体范围, 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西南边境地区涵盖西藏、云南和广西三个省区; 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 西南边境地区仅包括云南和广西两省区。在深入对比和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学者王朋岗等 (2020) 的研究观点, 将西南边境地区界定为云南和广西两省区, 这两个地区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是我国对外开放和边境贸易的重要窗口。学者田里 (2022) 进一步指出, 西藏与新疆在地理位置、民族构成、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而与云南、广西的差异则相对较大。如果将西藏与云南、广西一并划入西南边境地区, 往往会因后者在地理、经济和文化上的显著特征而掩盖西藏的独特性, 导致西藏在边境地区的研究和实践中被边缘化, 这与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偏差 5-6。事实上, 大多数学者在划分西南边境片区时, 并非严格遵循地理行政区域的划分标准, 而是根据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地缘政治的考量, 将广西划归西南边境地区。这一划分方式更加符合边境地区的地理特征、民族分布和经济发展状况。因此, 将西藏划分为西部边境地区而非西南边境地区, 不仅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这种划分方式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和分析各边境地区的特色与发展需求, 推动边境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1.3.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概念一般认为, 最早由 W. Chistaller 在 1963 年研究欧洲的旅游发展时提出, 他在《对欧洲旅游地的一些思考: 外围地区—低开发的乡村—娱乐地》一文中, 阐述了他观察到的旅游地都经历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演进过程: 发现、成长与衰落。1973 年, 帕洛格 (Plog) 也提出了另一种获得普遍认可的生命周期模式。他把旅游地的周期与吸引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的变化联系起来, 提出了心理图式假说, 并认为旅游地的兴衰取决于不同类型旅游者的旅游活动。

目前被学者们公认并广泛讨论及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由 Butler 于 1980 年提出的。巴特勒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 借用产品生命周期模式来描述旅游地的演进过程。此后, 国内外学者对 Butler 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Butler 提出的 S 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 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一般经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或复苏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其标志性特征, 如探索阶段以探险和独特体验为主, 参与阶段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游客数量逐渐增加, 发展阶段旅游地迅速发展, 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巩固阶段旅游地发展成熟, 停滞阶段面临发展瓶颈, 衰退或复苏阶段可能进入衰退期或

通过创新和转型实现复苏。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理解旅游目的地动态演进规律提供了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旅游地如同有机生命体,随着旅游地的深入开发旅游者数量从开始的缓慢增加到一个快速增加过程再到一个缓慢增加、甚至停滞阶段,然后有的景区就此消亡、有的可能再次复苏。旅游地会经历探索、起步、发展、稳固、停滞乃至衰退或复苏等阶段,每个阶段具有鲜明的市场特征、设施水平与管理需求。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研究,有助于系统梳理其历史脉络,精准诊断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核心问题与特征,从而为制定针对性、前瞻性的高质量发展策略奠定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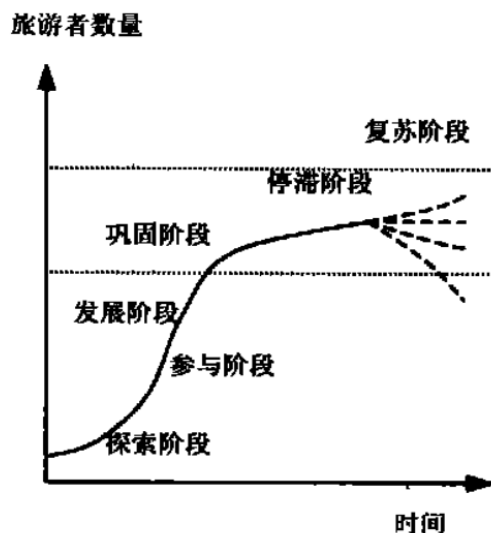


图 1. 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2.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分析

西南边境地区,特别是云南与广西两省区,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以及与缅甸、老挝、越南的紧密联系,历来是我国边境旅游发展的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与区域合作机制,如GMS、“一带一路”的推动下,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关于边境旅游发展阶段划分,目前主要有纪光萌(2014)的两阶段论、葛全胜(2014)的四阶段论、明庆忠(2019)的四阶段论等观点[8]2,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图和各阶段所呈现的特征描述,对西南边境旅游发展阶段进行综合判断。

综合相关研究,本文结合各方因素以及对西南地区实际情况,选取了四方面因素,对下列因素进行调查和综合评估:(1)按照边境旅游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边境旅游独立发展的水平(2)西南地区作为边境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历程;(3)西南地区边境旅游从2000年之后接待游客总人数;(4)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接待人数年增长速率[14]66。同时,基于云南、广西2000-2023年度《云南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选取西南地区入境过夜游客人数作为基础指标,分析西南地区边境旅游从2000年之后接待游客总人数的变化以及西南地区边境游接待人数年增长速率,绘制人数变化趋势图,综合各方因素,进一步对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了判定。

2.1. 探索阶段(1978-1991年)

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沿边各省(区)的边境口岸陆续开放,边境贸易逐步恢复。1987年11月4日,国家旅游局和对外经贸部联合发布《关于拟同意辽宁省试办丹东至新义州自费旅游事》,该

事件标志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边境旅游的萌芽。1988-1990 年间, 政府又陆续批准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边境城市开展边境旅游活动。随后, 中朝、中俄、中缅、中老、中越等边境口岸陆续开放, 并开通 57 条边境旅游线路, 我国边境旅游得以迅速升温。自此西南地区云南省与广西省开始了边境旅游的规划发展, 但边境旅游总体规模较小, 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边境旅游政策, 只能说处于探索阶段。

2.2. 参与阶段(1992-1998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环境日益稳定,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在 GMS 框架下和“10+1”中国-东盟对话机制,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经济合作日趋活跃。1993 年之后, 全国各个边境省份都相继开展了边境旅游活动, 边境旅游逐步规模化和常态化。经国务院批准, 1997 年 10 月国家旅游局发布首部《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 这标志着边境旅游的正式诞生。这一阶段, 边境旅游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统一的管理制度, 明确的行政主管部门, 相关政策也逐步得到完善。但根据我国边境旅游的发展历程以及数据上看, 西南地区在 2000 年之前, 云南和广西的入境过夜游客人数都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正处于参与阶段。

2.3. 发展阶段(1999-2009 年)

1999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 要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 为富民、兴边、强国、睦邻做出贡献, 巩固祖国的万里边疆。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 2000 年实施的《全国兴边富民行动规划纲要(2001-2010)》强调“积极推进第三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边境地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把旅游业培育成为边境地区发展的重要产业。围绕沿边、沿江以及高原、森林、草原、沙漠等主要旅游线路,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旅游景区的道路, 搞好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2007 年 6 月, 国务院颁布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中强调“大力发展边境贸易,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发展边民互市贸易, 扩大边民与相邻国家边民的贸易往来, 在区位重要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方, 重点建设一批边民互市贸易示范点, 促进边境贸易发展, 带动边民致富和地方增收。随着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目的地逐渐被人们知晓, 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开始增加, 旅游活动变得有组织、有规律。从表格中可以看出, 从 2001 年开始, 云南和广西的入境过夜游客人数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这标志着西南地区边境旅游已经进入了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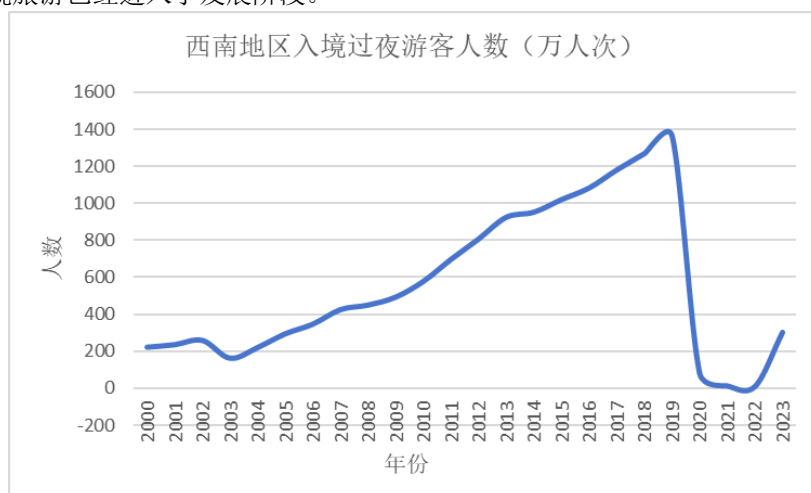


图 2. 西南地区入境过夜游客人数

2.4. 巩固阶段（2010 年-2019 年）

2010 年 6 月 29 日, 中国明确提出“积极建设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2011 年, 我国全面培育开发具有边境特色的重点旅游景区和线路, 鼓励发展边境旅游, 在此阶段, 边境旅游发展与边境经济发展联系度日渐紧密, 二者相辅相成, 融合发展, 边境旅游逐步成长为“兴边富民”的重要产业。2013 年 9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 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构想。同年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 支持满洲里、绥芬河、二连浩特、黑河、延边、丹东、西双版纳、瑞丽、东兴、崇左、阿勒泰等有条件的地区研究设立跨境旅游合作区, 这标志着边境旅游有了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 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地位。边境旅游提升到国家层面的标志是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提升沿边重点地区的旅游开放水平, 促进边境旅游繁荣发展。2017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也在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中明确指出要在项目、资金和政策上对边境地区旅游业予以倾斜支持, 大力发展“多彩边境”旅游和跨境特色旅游, 积极扶持一批对脱贫致富带动力强的重点景区, 推动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等。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同意设立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 标志着我国边境旅游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此阶段旅游广告加大旅游市场, 外来投资骤增, 旅游设施开始大规模建设, 游客数量迅速增长。从数据上看, 从 2010 年到 2019 年, 云南和广西的入境过夜游客人数持续增长, 且增速较快, 这一时期可以认为是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的巩固阶段。



图 3.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接待人数年增长速率

2.5. 停滞阶段（2020 年至今）

2022 年为促进边境旅游发展, 加强边境旅游管理,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开征求《边境旅游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2023 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申报工作的通知, 支持边境地区开发开放,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图 2 可知, 从 2017 年开始增速明显放缓, 直到 2019 年达到顶峰, 即使没有 2020 年疫情对边境旅游的冲击, 2020 年后边境旅游人次的增速也会逐步放缓。然而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 边境

旅游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并不能准确反映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的真实发展情况, 但近年来市场变化, 加上西南地区边境旅游人数增长趋势的放缓以及全球航空业高度发达, 出入境对陆路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 空港出入境旅游变得非常便利, 边境地区不再是传统上出入境的必经地, 边境地区的旅游区位优势面临弱化和被边缘化的风险。2023 年数据显示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但人数极低, 这可能表明西南地区正处于停滞阶段或衰退阶段的初期, 急需采取措施来恢复西南地区边境旅游市场, 以实现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的复苏和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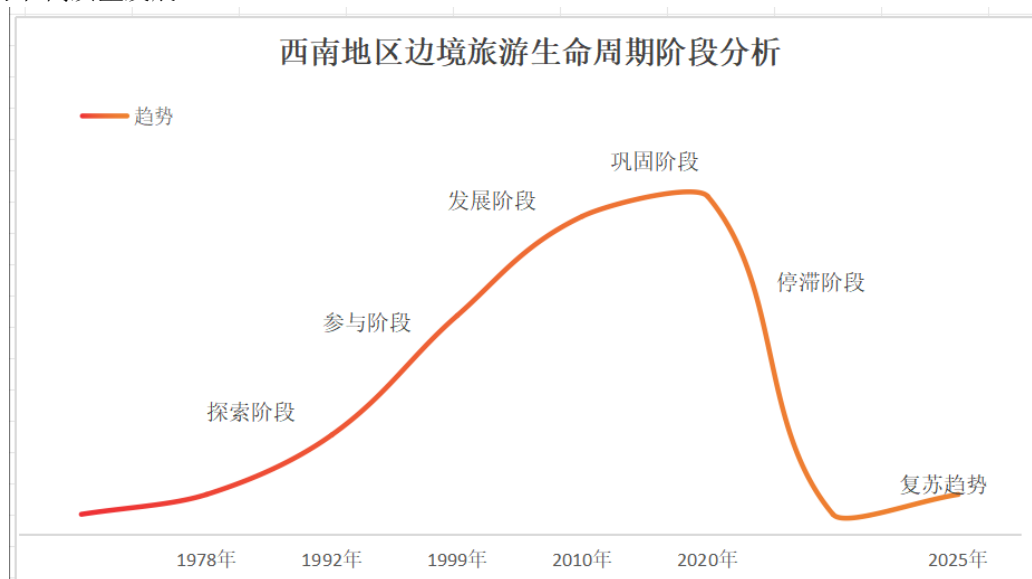


图 4.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分析

3.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3.1.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面临的新挑战

3.1.1.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

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 与邻国接壤的地带因政治经济条件显著差异而形成了复杂的国际环境,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一方面, 领土争议、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军事力量的部署与调整等因素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态势; 另一方面,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发、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与扩张, 以及部族矛盾与民族纷争的交织, 严重威胁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构成了重大挑战。同时, 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变化也对这一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的立场和态度, 以及周边国家间的外交博弈, 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该地区的复杂性[8]6。这些挑战不仅直接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还深刻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边境旅游业的繁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 边境旅游原本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 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稳定问题和外交因素的复杂影响, 边境旅游的开发与合作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与影响, 其发展前景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

3.1.2. 边境经济发展环境不佳

近年来,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复苏进程缓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4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 3.2%, 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仅为 1.8%。这一背景下, 边境旅游整体面临消费市场动力减弱的挑战。与此同时, 欧洲、亚洲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和阻力, 全球

保护主义抬头, 贸易和投资低迷, 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竞争与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交织并存,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浪潮进一步兴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4 年 10 月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更新报告》, 2024 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仅为 2.7% 左右, 贸易收缩正逐渐成为常态。这种趋势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也为边境旅游带来了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当前, 全球出入境旅游的整体购买力水平下降, 而我国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 进一步加剧了边境旅游发展的挑战。我国边境旅游市场面临着区域竞争激烈、业态相似度高等问题, 未来发展需要在多方面谋求突破与创新。

3.1.3. 区位优势弱化, 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

早期, 由于我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边境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出国游和入境旅游的替代选择。那时, 由于交通不便, 出国旅游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而边境旅游则以其便捷性和经济性受到了游客的青睐。然而, 近年来,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特别是航空和铁路交通的飞速发展, 出国旅游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许多城市都开通了直飞周边国家的航班, 如直飞越南芽庄、岘港, 或是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 这使得游客无需再通过陆路中转就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因此, 边境旅游对出国游的替代作用逐渐减弱, 其作为过境地和目的地的地位也随之下降, 区位优势日趋弱化, 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随之大幅下降, 作为过境地和目的地的地位更是日趋弱化。此外, 部分边境地区的出入境手续仍然繁琐, 人员车辆互通水平有待提高, 这也对边境旅游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2.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发展瓶颈

3.2.1.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智慧化服务体系滞后

除少数相对发达地区外, 西南边境地区旅游基础设施仍待完善。一方面, 硬件设施薄弱, 餐饮、住宿、厕所等公共服务配套不足, 旅游厕所密度 0.5 座/平方公里, 远低于全国水平; 交通网络不畅, 边境县市高等级公路覆盖率不足 30%, 铁路密度 0.08 公里/平方公里, 低于全国均值 0.15 公里/平方公里, 且县级以下公路等级低、路况差, 导致区域可进入性与资源整合度低。另一方面, 社会服务配套滞后, 信息、医疗、教育等设施的不足, 难以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边防重地的特殊性质虽限制了开发强度, 但整体呈现“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的现状, 显著降低了游客满意度与区域旅游竞争力。

在数字化服务与跨境流动便利性方面。数字化平台建设不完善, 数据整合共享不足、平台功能单一, 缺乏个性化推荐、智能导览及跨境服务, 如多语言支持和多币种支付等、偏远地区设施薄弱、数据安全风险突出, 加之跨境旅游合作机制初级化导致统一的跨境数字服务平台缺失, 以及人才技术匮乏制约平台开发与运营能力, 共同阻碍了旅游服务的智能化转型。出入境管理机制待优化, 尽管免签政策, 如云南 144 小时过境免签范围扩大、东盟团入境西双版纳免签等带来机遇, 但整体通关效率仍待提升, “一站式”通关、自助通道不足, 机制灵活性欠缺, 如自由行限制、团队出入境口岸选择有限、跨区域旅游障碍, 且对自驾游等新型业态的审批程序复杂、跨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同时, 与毗邻国家在口岸签证、海关协作、自驾互免签等方面的合作深度不足, 难以形成高效统一的跨境旅游合作模式。

3.2.2.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西南边境地区虽旅游资源禀赋突出, 拥有壮观的自然景观与多元人文资源, 但其旅游产业链仍深陷“观光主导”的路径依赖, 难以匹配消费升级背景下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截至 2024 年, 西南边境地区拥有 21 个 5A 级景区及 9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但新型旅游形态产业链尚未成型, 夜间光影秀、

边境露营基地、特种旅游等新兴业态仍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产品供给与需求错位、系统性规划缺失及市场配套不足等问题。研学旅游缺乏与在地文化资源结合的创新课程及专业化师资, 特种旅游则面临服务标准缺失、专业人才匮乏及市场监管缺位等瓶颈, 导致高端客群消费潜力未能释放。

传统旅游产品同质化与低附加值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优势与市场地位的错位。当前旅游产品仍集中于观光游览、节庆活动及浅层民族风情体验, 跨境旅游线路设计趋同于“口岸打卡+免税购物”模式, 导致游客审美疲劳与满意度下降。民族文化体验项目多局限于舞台化表演, 未实现非遗技艺、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文旅业态的深度融合; 景区盈利过度依赖门票经济, 二次消费场景开发不足, 制约了旅游经济效益的可持续释放。此外, 人文资源创新性转化不足, 文旅产业与农业、康养、科技等领域融合多停留于表面, 数字化体验缺乏沉浸式创新, 云南和广西两省区跨区域协作机制缺失, 加剧了规划衔接不足与同质竞争, 限制了文旅融合的广度与深度。

3.2.3. 西南地区跨境旅游合作与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

西南边境地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地理优势具备跨境旅游发展潜力, 但其合作机制与协同发展仍处初级阶段, 制约了区域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核心合作机制不完善。尽管签署多项协议, 但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实施机制, 尤其在市场监管、安全保障, 如欺诈防控、突发事件协同应对及深层次合作领域, 如旅游纠纷处置、跨境支付、文化遗产联合申报等受政策法规差异、文化认知制约, 进展有限。支撑体系协同性差。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标准与进度不一, 协调难度高; 旅游信息共享缺乏统一标准与平台, 加剧信息不对称; 旅游人才培养体系滞后, 难以满足数字化、智慧化需求; 旅游服务标准化程度低, 整合效能不足, 这些问题共同制约了跨境旅游合作的深入发展。

与此同时,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滞后, 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旅游 IP。西南地区边境城市普遍呈现“通道化”特征, 未能有效转型为旅游目的地。核心城市国际服务功能薄弱, 缺乏高端载体, 集散能力不足; 目的地定位模糊, 品牌建设滞后, 未能有效整合“边境+民族+生态”资源形成高辨识度 IP, 国内外认知度低; 营销体系薄弱, 新媒体与跨境数字营销应用不足, 活动碎片化, 传播效能低下。区域协同效应受限: 旅游产业与地方经济融合度低, “旅游+”产业链延伸不足, 停留时间短, 收入外溢弱, 停留于“点状开发”阶段。旅游与贸易协同不足, 签证便利化与贸易规则缺乏衔接, 游客向商贸主体转化不畅; 跨境旅游合作区与经贸平台功能分割, 未能构建“旅贸一体”服务体系, 限制了旅游对贸易投资的反哺。同时, 航空网络发展削弱陆路口岸地位, 进一步限制了其在外交溢出效应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贡献。

4.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使命

4.1. 营造良好周边外交环境,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要

边境旅游为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居民提供了学习邻国先进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机会, 拓宽了视野, 推动了文化和科技的双向交流。在此过程中, 边境旅游不仅能增强当地居民的开放意识、旅游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 还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⁵。边境旅游是促进邻国之间文化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的有效途径, 也是展示国家形象、加强外交关系的前沿阵地。通过发展边境旅游, 不仅能够展示国家的开放姿态, 促进跨境文化交流, 还能够加深邻国人民对我国的理解与认同。边境旅游为两国人民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 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进而增进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此外, 边境旅游也为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独特的支撑, 通过吸引邻国游客的同时,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从而为国家对外开放和外交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这一过程, 我国能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加强与邻

国的合作与互动,推动周边外交战略的深化与落实。

4.2. 融入新发展格局,优化旅游业发展格局的战略措施

当前,我国入境旅游市场增长乏力,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内部化,旅游消费开始回流,国内旅游市场需要更多新产品新业态的注入。边境旅游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政策因素,是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旅游形式。发展好边境旅游,有利于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有利于内化出境市场的效益,有利于促进入境旅游,它位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的结合部,是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头堡地区,对旅游业新格局的形成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边境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区的众多企业突破了地域、部门和行业的界限,积极推动边境地区与内地相关企业的合作,深化了经济联系,促进了边境贸易与旅游经济的共同发展。尤其在旅行社团队组织、交通运输、旅游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旅游餐饮等领域,展现了显著的横向合作与联系[24]5。推进边境地区与全国各地的整合发展,以旅游活动产生的“人流”,推动边境地区“物流”、“信息流”、“资本流”以及“技术流”双向流动,促进边境地区与全国各地的合作升级转型。

4.3. 新形势下兴边富民,促进边境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举措

随着对外经济与贸易的蓬勃发展,旅游业迅速兴起,并带动了边境旅游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邻国公民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了相关行业的成长。包括交通运输、酒店餐饮、医疗卫生、银行保险、邮电通讯、商业以及建筑业等,它们的繁荣丰富了边境地区的经济结构,促进了边境地区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24]5。随着边境旅游业的扩展,大量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对于长期在外工作的边民,边境旅游创造了一个更为丰富和便捷的经济环境,吸引他们返回家乡,参与到当地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中,从而促进了边民回流。与此同时,边境旅游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吸引了来自其他地区乃至邻国的人员流入,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薄弱地区的居民。通过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边境地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为新边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平台,增强了这些新边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新边民的加入为边境地区注入了新鲜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社会融合和文化交流。

5. 西南地区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5.1. 旅游服务供给体系持续完善

为提升西南边境地区旅游服务质量,应优先推进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包括旅游集散中心、标识系统、应急救援设施及旅游厕所等,优化游客体验。同时,需结合跨境旅游需求,适当增设口岸并提升通关效率,强化与周边国家在公路、铁路、航空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在交通方面,应注重高铁与普铁协同发展,增加“慢火车”开行频次,完善多站点、低票价的便民交通网络,并优先打通断头路与瓶颈路,构建连接东南亚国家的立体化交通体系。此外,需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文化惠民工程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提升游客文化体验深度。配套优化度假设施、购物环境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增设夜间娱乐与互动项目,以增强旅游消费活力,打造国际化、多元化的边境旅游服务体系。

推动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需强化政策协同。一方面,与周边国家协商优化签证政策,推行落地签、电子签等便利化措施,增设办理窗口并缩短审批时间,同时设立跨境旅游专用通道。另一方面,加强旅游局、边防、海关等部门的协作,简化边境旅游手续,优化第三国游客政策,支持跨境旅游线路互通。此外,需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全治理与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打击违规操作,建立诚信档案。在管理层面,应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慧旅游平台,整合景区、交通等资源,

实现实时监控与智能调度。最后, 深化跨境生态保护与文化合作, 共同应对安全与环境问题, 构建高效的海陆空交通网络, 促进边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5.2. 市场需求适配性持续优化

为促进西南边境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 需强化政策支持与产业创新。首先, 应制定专项发展规划, 明确新型旅游业态的发展方向,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开发。依托边境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 重点发展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等特色产品。例如, 结合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花山岩画等资源开发生态科普与民族文化研学课程; 利用保山火山热海、腾冲和顺古镇等资源打造高端康养项目。同时, 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 运用 VR/AR 技术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 并开发跨境徒步、探险旅游等特种旅游产品, 以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此外, 需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提升康养、研学等领域的服务专业化水平, 完善产业链布局, 推动旅游产业优化升级。

西南边境地区应充分发挥其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结合傣族、景颇族传统活动, 打造生态康养与文化体验精品线路, 并开发跨境旅游产品; 广西凭祥、东兴等地推出“红色+边贸”“边境购物+滨海度假”等复合产品。同时, 加大对薄弱区域扶持, 完善基础设施, 推动区域间经验与技术共享, 设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在文旅融合方面, 深度挖掘“边地文明”内涵, 整合哈尼梯田、铜鼓文化等世界遗产资源, 开发跨国文化体验产品与国际研学项目, 并通过国际认证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 运用科技手段创新文化展示形式, 举办多元文化活动, 强化文化传承保护, 以文旅深度融合推动边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5.3. 区域旅游合作持续深化

西南边境地区应充分发挥其区位与资源优势, 打造“中国-东盟跨境文旅门户”。依托瑞丽、东兴等国家级口岸, 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 瑞丽可聚焦中缅胞波文化与翡翠贸易, 东兴可突出中越界河风情与红色旅游。通过“一岸一主题”模式, 将边检通道转化为文化展示与跨境消费窗口。同时, 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 建设免税购物与跨境电商体验中心, 推出“跨境旅居”等创新产品, 促进旅游消费升级。此外, 需完善航空与陆路交通网络, 构建独立“目的地+跨境枢纽”双重功能体系, 打造四季皆宜的国际旅游目的地。通过八大旅游提升战略的实施, 推动传统景区转型与特色线路开发, 最终实现“以旅兴城”的发展目标。

构建“交通赋能、文化铸魂、区域协同”的立体化合作机制。重塑陆路口岸文旅枢纽价值, 升级“口岸经济 2.0”, 建设沉浸式文旅综合体, 开发跨境慢旅行专列, 激活交通节点文旅功能。深化“旅游+”产业链融合, 通过数字贸易平台活化非遗产业, 联合高校开展跨境研学项目。跨国协作层面, 建立中越老缅跨境旅游联盟, 推动签证互认、数据共享等制度性合作; 策划“澜湄跨境文化季”等品牌活动, 促进人文交流常态化。此外, 将边境旅游纳入国家对外合作框架, 设立“跨境旅游合作特别议程”, 突破政策壁垒, 打造“边境友好城市网络”, 探索“一园两国”管理模式, 以旅游合作为纽带,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分离撰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7130.htm, 2024-04-23/2025-01-14.
- [2] 国家旅游局, 对外经贸部. 关于拟同意辽宁省试办丹东至新义州自费旅游事 [EB/OL]. <http://www.law-lib.com/lawhtm/1987/48849.htm>, 1987-11-04/2025-01-14.

- [3] 于海志.中国边境旅游发展历程[J].知识经济,2011,(05):134.
- [4] 葛全胜,席建超,王首琨.中国边境旅游:阶段、格局与若干关键战略问题及对策[J].资源科学,2014,36(06):1099-1106.
- [5] 国家旅游局.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 [EB/OL].https://whhlyt.hunan.gov.cn/whhlyt/xxgk2019/xxgkml/zcwj/zcfg_115485/201907/t20190703_5370570.html,2012-09-18/2025-01-14.
- [6] 韦国兆.广西崇左市边境旅游开发对策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08:9-10.
- [7] 王朋岗,王力,朱贺.基于分类视角的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状况及其对策[J].西北人口,2020(3):69-78+91.
- [8] 田里.边境旅游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J].湖湘论坛,2022,35(02):66-77.
- [9] Christaller W.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ourism location in Europe: The peripheral regions-under-developed countries-recreation areas[J]. 1964, 12(1):95-105.
- [10] 龙睿.旅游地市场调研模式研究[D].四川大学,2004.
- [11]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Canadian Geographer / Le Géographe canadien, 1980, 24(1).
- [12] 丁运超,贾永健.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7):15302-15304+15308.
- [13] 祁洪玲,刘继生,梅林.国内外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18,38(02):264-271.
- [14] 高林安.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陕西省乡村旅游适应性管理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 [15] 吴江,黄震方.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模拟的初步研究——Logistic 曲线模型方法的应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05):91-94.
- [16] 杨效忠,陆林.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人文地理,2004,(05):5-10.
- [17] 蒋满元.广西边境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J].旅游论坛,2008,(04):86-89.
- [18] 中国旅游新闻网.智慧文旅数字化平台研究 [EB/OL].(2023-12-01)[2025-06-27].https://www.ctnews.com.cn/guandian/content/2023-12/01/content_153467.html
- [19] 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扩大在河南、云南省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公告 [EB/OL].(2024-07-15)[2025-02-24].<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42/c1662221/content.html>
- [20] 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实施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云南西双版纳免签政策的公告 [EB/OL].(2025-02-10)[2025-02-24].<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42/c1699001/content.html>
- [21] 杨效忠,彭敏.边境旅游研究综述及展望[J].人文地理,2012,27(04):19-24+93.
- [22] 熊远光.广西边境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5,(11):53-55.
- [23] 姚素英.试谈边境旅游及其作用[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03):17-22.
- [24] 宋瑞,张金山,曾博伟,等.推动旅游强国建设的若干重要议题[J].中国生态旅游,2024,14(04):705-720.